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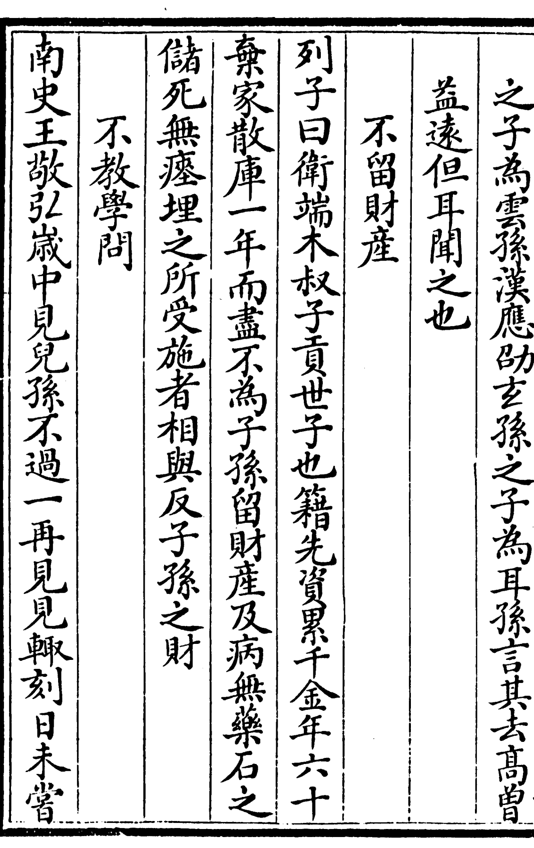
子部

山堂肆考卷九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祖父祖母　附孫

揚子雲方言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爾雅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曽孫曽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



之子為雲孫漢應劭玄孫之子為耳孫言其去高曾益逺但耳聞之也

不留財産

列子曰衛端木叔子貢世子也籍先貲累千金年六十棄家散庫一年而盡不為子孫留財産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子孫之財

不教學問

南史王敬弘歳中見兒孫不過一再見見輙刻日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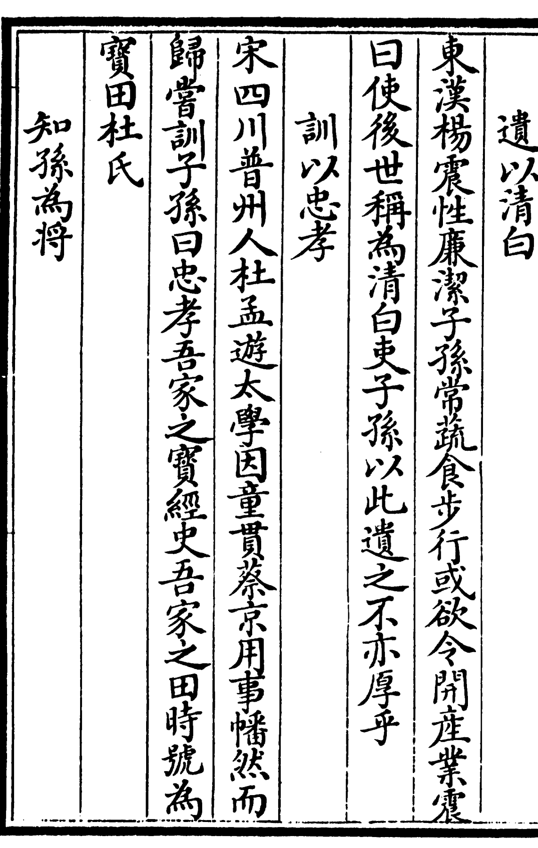
教子孫學問多隨所欲或問之答曰丹朱未嘗乏教甯越未聞被箠

必興吾門

東漢陳羣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門

必興吾宗

王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必興吾宗又梁陸瓊幼聰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也



遺以清白

東漢楊震性廉潔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訓以忠孝

宋四川普州人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知孫為將

魏賈逵自為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

憂孫及亂

晉何曽字頴考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没世指諸孫曰此輩必遭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喜孫聰慧

晉衛玠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方五歲時祖太保見之喜曰此兒神爽聰慧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按太保名瓘字伯玉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

喜孫風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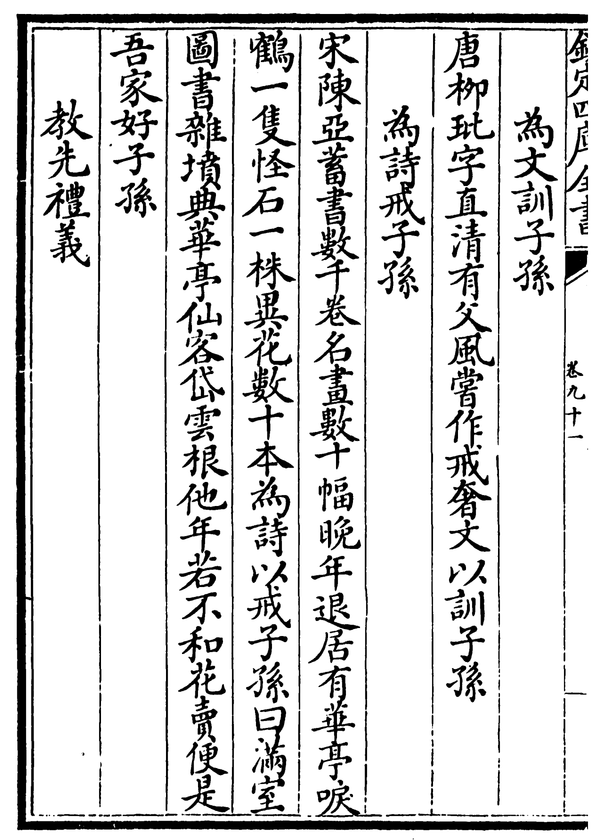
王鑑七歲不能言其祖喜其風骨之美遇物誨之一日攜至池上祖曰水馬池中走即對曰遊魚波上浮後至臺閣

分甘娛目

晉王羲之率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披簿審名

後周李遷哲字孝彥嘗除真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媵妾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来其中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



為文訓子孫

唐柳玭字直清有父風嘗作戒奢文以訓子孫

為詩戒子孫

宋陳亞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隻怪石一株異花數十本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

教先禮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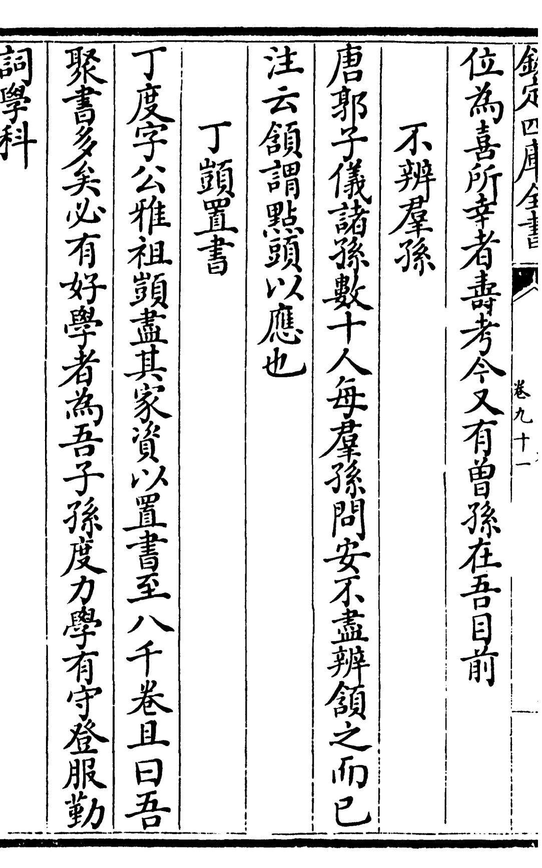
宇文周主徵魏將軍寇儁入見儁少有學行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

教先器識

宋劉摯字莘老教子孫先實行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

幸見曾孫

周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曾祖儆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儆語諸客曰余不敢以得



位為喜所幸者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目前

不辨羣孫

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注云頷謂點頭以應也

丁顗置書

丁度字公雅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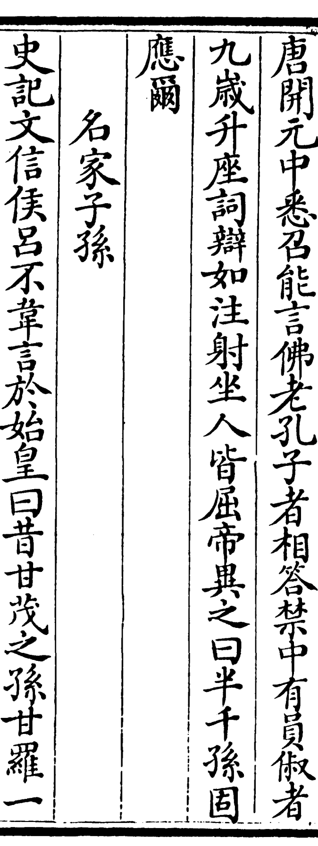
范馨留硯

晉陳留范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留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執硯涕泣

善騎射 已下孫

漢李廣之子當戶早死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按當戶廣子名

有詞辯



唐開元中悉召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辯如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

名家子孫

史記文信侯呂不韋言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一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

卿相子孫

唐宣宗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擢

用之杜勝以刑部員外郎閤内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其先黄裳永貞之時排斥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徳之授給事中

家藏賜詔

唐李靖五代孫彦芳太和中為鳯翔司録叅軍家藏髙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因以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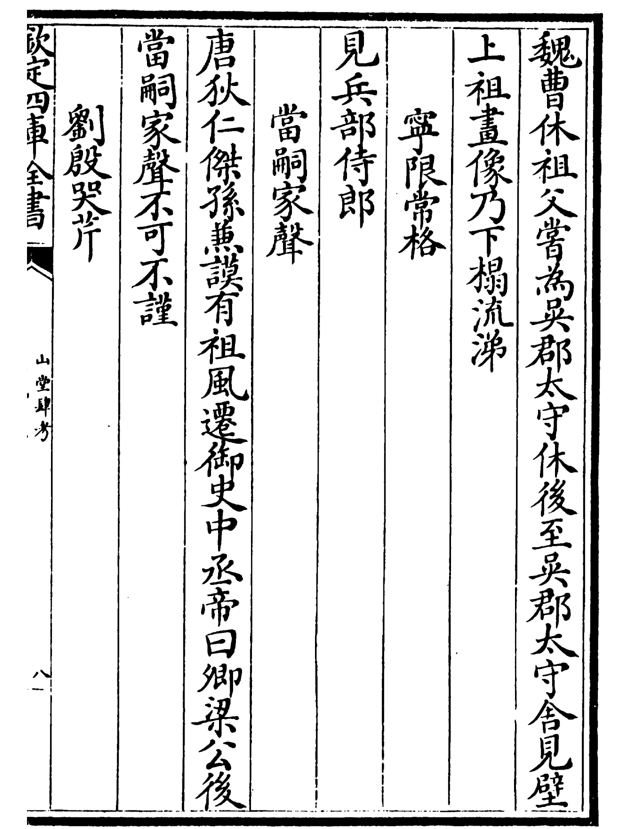
代登制科

見制科

上表陳情

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撫養于祖母劉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陳情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又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又使郡縣供奉祖母後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

下榻流涕



魏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後至吳郡太守舍見壁上祖畫像乃下榻流涕

寧限常格

見兵部侍郎

當嗣家聲

唐狄仁傑孫兼謨有祖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謹

劉殷哭芹

晉劉殷曾祖母王盛冬思芹而不言殷知之時年九歳乃于澤中慟哭忽有芹生于地得斛餘歸獻又嘗夢人謂西籬下有粟掘之得十五鍾鄉人異之

審禮煑藥

唐劉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渡江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有疾必親煑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間疾輙閒

代為大冊

世說唐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彥伯頗有文學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發明舊義

姚珽曾祖察嘗著漢書訓纂而後之著漢書者多竊取其義以為已說珽乃著紹訓以發明舊義

魏謩獻笏

唐文宗嘗詔問魏徵五世孫謩卿家書詔頗有存否謩對曰惟有故笏在詔令獻于上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

原穀收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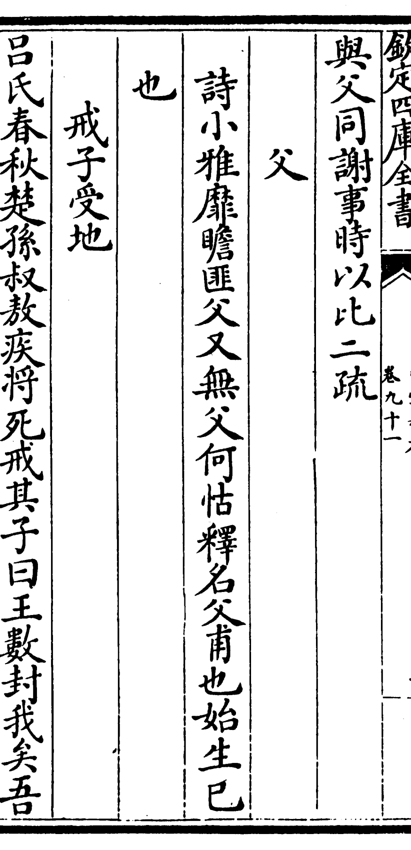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無忝爾祖

梁沈衆字仲興約之孫好學能文武帝令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勑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能世其家

宋李東之宰相迪長子明曉典故賜進士屢官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出都門即幅巾白衣見客子孝基始登第唱名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耶能世其家可尚也歴知數州皆有治績累遷光禄卿年方五十


與父同謝事時以比二疏

父

詩小雅靡瞻匪父又無父何怙釋名父甫也始生已也

戒子受地

呂氏春秋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畏禨可

長有者其惟此也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巳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責子危家

漢鼂錯父從頴川来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為政侵削諸侯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未幾而錯果敗

知子重財

史記越世家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乃裝黄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往視之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長男至楚發書進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慎勿留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此則害於楚王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

德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未去耶長男曰初為事弟弟今議有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

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也彼非不愛其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豈知財所從来故輕去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

知子必富

晉石崇司徒苞之子幼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慧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及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及商客致富不貲

愛子為計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

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左師曰父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今媪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譽子成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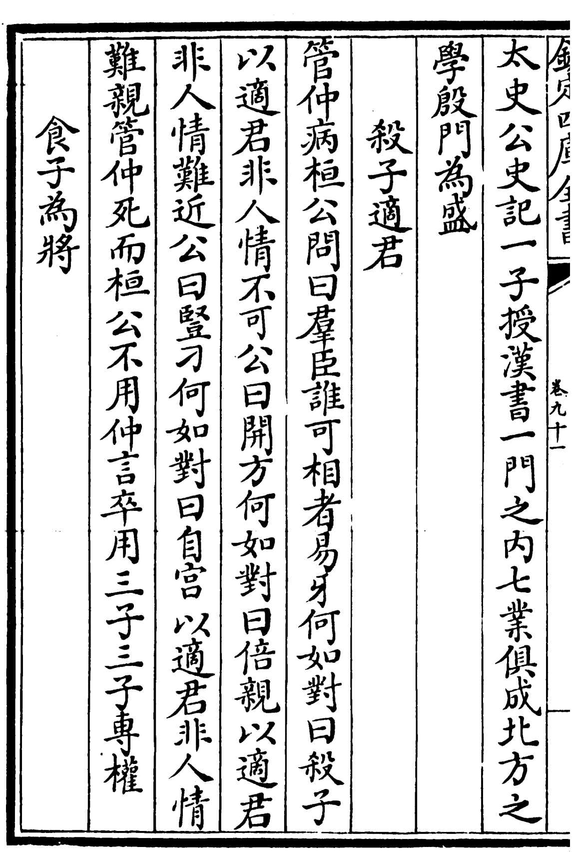
隋王通子福時有五子勔勮勃助勸皆以文學顯嘗詫於韓思彦思彦戲之曰武子有馬癖君有礜兒癖王家何多癖耶

各執一藝

東漢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有子十三人各使執一藝

各授一經

晉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其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



太史公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成北方之學殷門為盛

殺子適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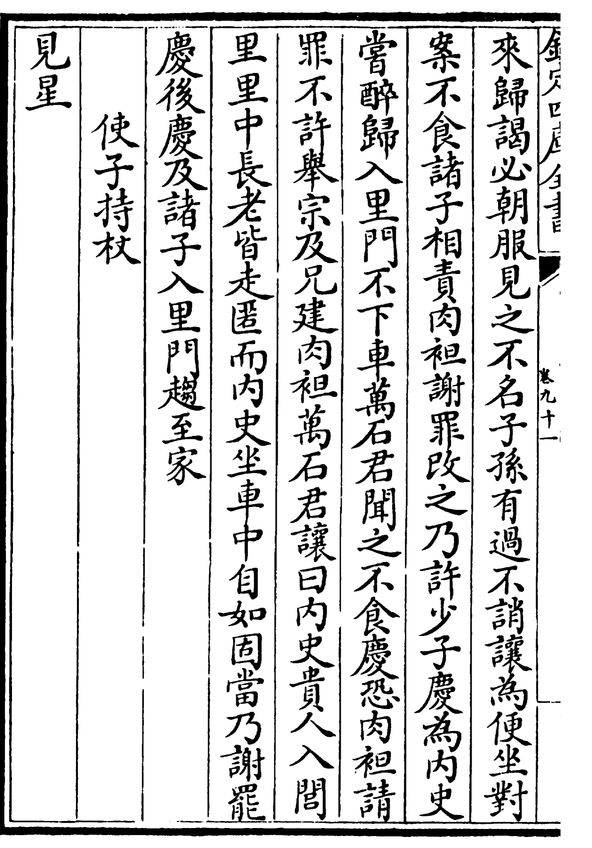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

食子為將

韓非子曰樂羊子為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羮樂羊子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睹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怒子坐車

漢石奮趙人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一門父子五人皆以馴行孝謹官二千石故景帝號奮為萬石君及帝末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



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為內史嘗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使子持杖

見星

戒子牀下

漢書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戒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不聽吾言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訓子席隅

宋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

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祿俸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豫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乃已諸子股慄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按忠憲公字宗魏靈壽人八子

曰綱綜絳繹緯縝維紖多為閒人絳縝皆宰相維門下侍郎人以比荀氏八龍

願效伯高

東漢馬援在交趾遺書戒其子曰龍伯高端厚周謹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効伯高不得猶不失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

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顧師偉長

三國魏王昶明帝時為揚威將軍嘗為書戒子及兄子曰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是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愧子無禮

東漢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有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鮮麗僕從都雅而霸子方耕于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色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髪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愧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

妻曰子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兒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遯終身

訓子讀書

顔氏家訓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保數百卷書終不爲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無過讀書外史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之孝經論語免學沈謝

嘲風詠月汚人行止又宋蒲宗孟字傳正戒子孫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讀書不可一日失又韓昌黎亦有訓子符讀書城南詩

怒子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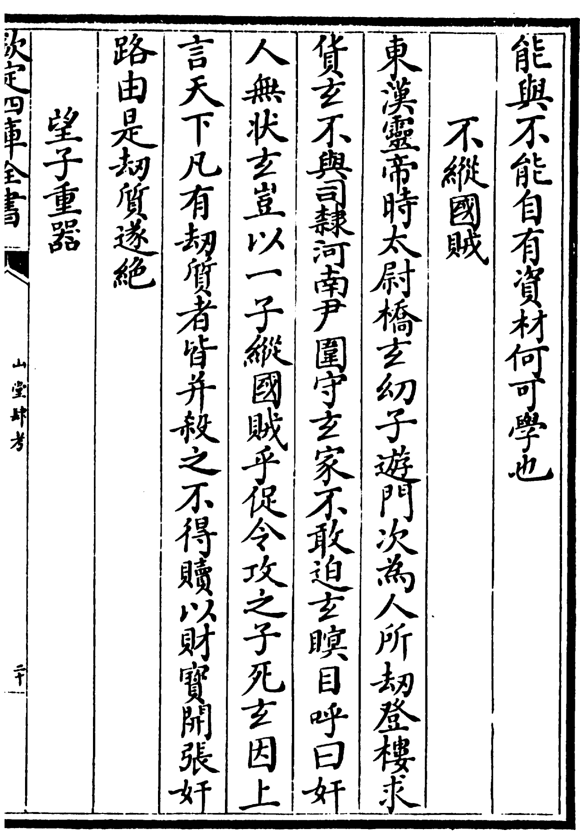
漢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至甘露中果有罪削爵為關内侯

責子不賢

晉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嘆謂諸子曰吾不作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按懷祖述字坦之述子也

不教吏職

漢成帝陽朔初薛宣為郡所至有聲蹟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



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不縱國賊

東漢靈帝時太尉橋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刼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隷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姧人無狀玄豈以一子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刼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姧路由是刼質遂絶

望子重器

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遺子清名

齊世隆字彥緒襄陽人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復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又漢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諺云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任子戲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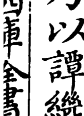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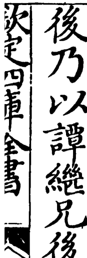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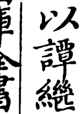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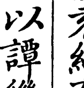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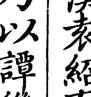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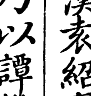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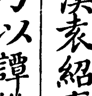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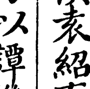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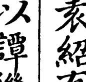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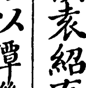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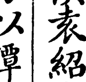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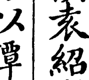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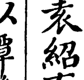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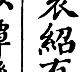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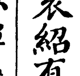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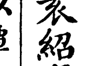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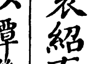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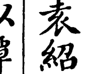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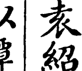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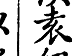
齊武帝永明中以王僧虔爲特進光禄大夫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後果如言按僧虔弘之從子

恐子才能

隋同州刺史蔡王智積隋文帝之弟子也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才能以取禍也

分金給食

史記漢陸賈為大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産賈生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



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

分田絶爭

唐姚崇豫分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以絶後爭又曰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吾静思之深所嘆服

令子據州

東漢袁紹有三子譚熈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

遂免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後而斥使居外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熙為幽州刺史後審配等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欲子持役

唐盧仝生子名添丁欲為國持役也

戒子陵人

南北朝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

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按麈似鹿而大尾可為拂驅蠅

戒子捐本

世説殷仲堪為荆州刺史值水儉食常五盤外無餘肴飯粒脱落盤席間者拾以噉之每語子弟云勿以我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念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教子保身

東漢樊宏教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善其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戒子謾語

宋司馬温公曰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欲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脱之女兄復来問脱胡桃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責子懶惰

晉陶潜責子詩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覔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按五男長曰舒次曰宣三曰雍四曰端五曰通

勉子保持

魏王昶字文舒戒其子曰未有干名要利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又名其子曰渾曰湛為書戒之

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憐子弄詩

白居易寄龜兒詩聞渠已解弄詩章搖膝支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

教子識字

唐張弘靖戒子弟曰今天下無事汝輩徒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言識得一個丁字也是識字之人又唐史所載乃弘靖爲盧龍節度使謂軍士之語

知子能文

唐蘇瓌有京兆尹相訪既去瓌令男頲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嘗問瓌草書難其人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為文甚速可備使令授筆立就明皇撫瓌背曰知子莫若父

勉子勤學

五代唐劉贊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賛牀下曰肉食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禄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賛力學舉進士

公綽家法

唐柳公綽字子寛華原人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輙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賔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

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聲起然後歸寢諸子皆旨定于中門之內

玄齡家誡

唐房玄齡恐諸子驕奢集古今家誡書于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毋令笑拙

南宋顔延之臨沂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

所受甞乘羸牛笨車逢竣困簿即屏在道側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甞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獨謂宜貧

唐房彥謙字孝沖顧其子玄齡曰人皆謂禄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請子外補

見侍中

命子列侍

宋陳省華蜀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弟省華晚年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又王溥拜相年三十二其父祚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

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願子蠢愚

蘇東坡頻年謫居為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為聰明悞一生願得生兒愚且蠢無災無害到公卿

待子嚴肅

麈史丁彦輔云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媪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説富鄭公治家嚴肅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不得互相往来

不能訓子

宋翰林學士彭乘字利建不訓子弟范宗翰上啟責之曰王氏之子琪珪玘瓘器盡璠璵韓氏之子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蓋王氏皆以玉名韓氏皆以絲名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惟王韓爲盛

不能裁兒

劉宋太子劭有罪王僧綽曰建立之事惟宜速斷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人將謂我無慈愛之道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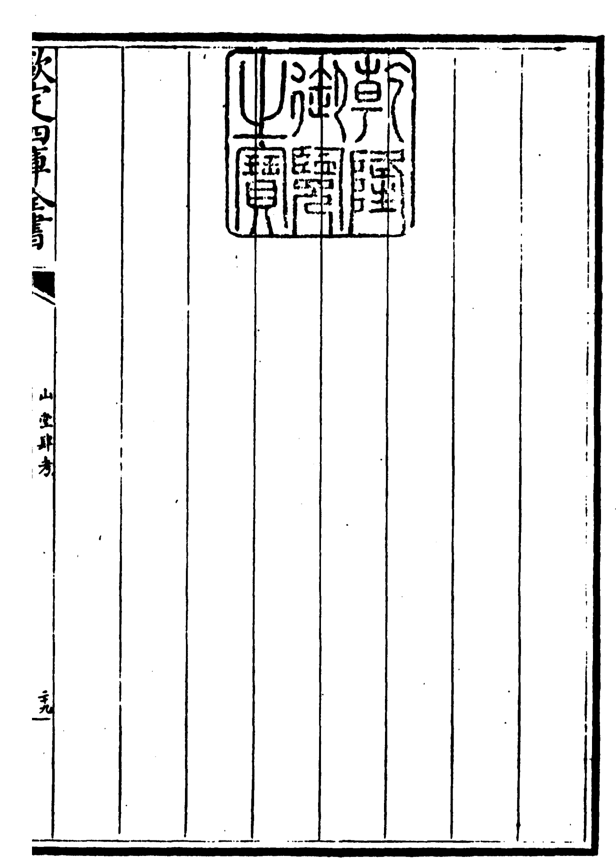
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謂陛下但能裁弟不能裁兒

訓子無絶文種

唐裴晉公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絶中間有成功能致身于萬乘之相者則天也

令子無斷書種

宋黄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者便當名世矣此語似祖裴公特易文種爲書種耳



山堂肆考

山堂肆考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九十二
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繆濂

山堂肆考卷九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母

詩小雅靡依匪母又無母何恃釋名母冒也含生已也

投杼

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茂曰昔者曾參處鄭有與參

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宜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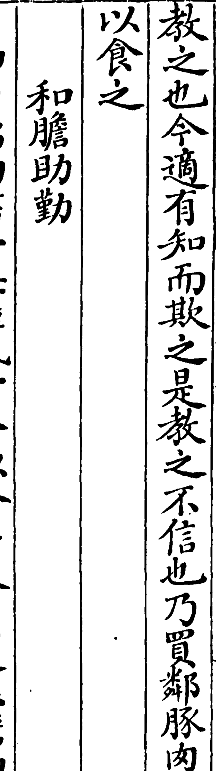
斷機

列女傳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于墓間為其事

母曰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爼豆揖遜進退母曰此真可以處吾子遂居焉後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買肉示信

韓詩外傳孟子少時聞東家殺豚問母何為曰欲啖汝既而母悔曰吾懷妊是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胎



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鄰豚肉以食之

和膽助勤

唐柳仲郢幼嗜學母韓氏嘗命以粉苦參黄連熊膽和丸使夜嚼以助其勤

搤臂呼子

王充論衡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

吾臂呼汝耳

噬指悟子

東漢蔡順字君仲少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来故噬指以悟汝耳

倚門而望

齊王孫賈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

今事王王出汝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蒙被而泣

唐鄭善果鄭州人母崔氏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於陣崔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崔抱善果曰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夫為逆理寧當割耳截髪以明素心後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轉魯郡太守母聞善果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蒙

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教之

喜子隂徳

賈誼新書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泣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其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隂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及長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勉子令名

東漢范滂字孟博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聞之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受教再拜辭母及語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未嘗為惡行路聞之皆為流涕滂竟拷死時年三十三

忿子曠禮

禮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見子被刑

漢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屠伯母數責延年云天地神明人不可枉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墓地耳遂歸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

請京使居

左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閉門不納

楚將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王因見母母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分菽粒而食之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豢黍

足食後子發敗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伐吳客有獻酒一器乃注之江使士卒飲其下流獻糗一囊分而食之故戰自力也今雖勝吾不取子發謝罪然後納之

責子受金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毋責之曰為臣不忠是為子必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慙反其

金而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命子掩錢

唐武宗會昌六年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知子必敗

趙以趙括代廉頗為將拒秦將行毋上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知子必貴

南史齊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封侯給鼓吹又唐王珪少與房杜善母李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母大驚敕具酒食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按杜甫送王珪詩則母杜氏非李氏也

怒子傲蕩

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安望哉遂不為食

戒子諂佞

唐王琚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令汝無攻城野戰勞徒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伏劍

漢王擊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

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焚裘

世說桓南郡玄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曰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從

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凶問至即日焚裘又中興書仲堪走文武竝無送者惟企生從馬路經家門弟遵生紿之作如此分别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援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内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逾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脱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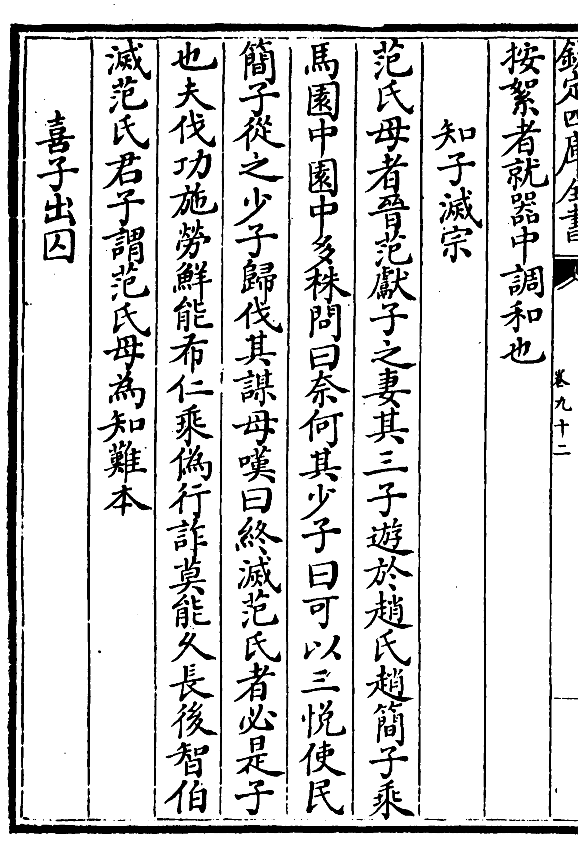
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收斬之

切肉必方

東漢陸續字智伯續初繫獄見餉羮知母至涕泣吏怒以為卒通意續曰母作羮斷葱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

絮羹即叱

宋程大中珦夫人侯氏明道伊川兄弟之母也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鞭笞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諸子有過必以白父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毋蔽其子而父不知耳纔數歲行或至蹈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于此飲食常置二子于座側或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罵人皆母教之使然也



按絜者就器中調和也

知子滅宗

范氏母者晉范獻子之妻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曰奈何其少子曰可以三悅使民簡子從之少子歸伐其謀母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

喜子出囚

見寛刑

子生弗視

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也注云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視猶相察也遂弗視不自養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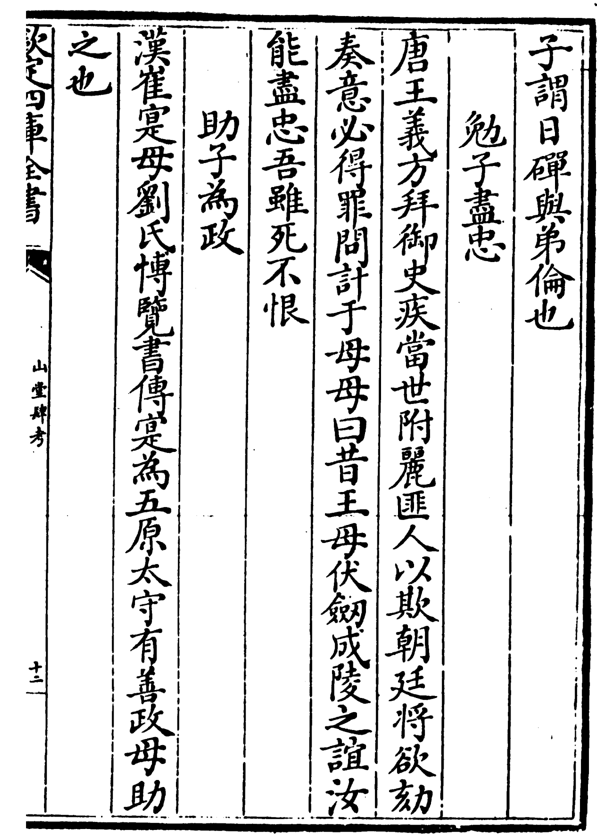
子死不哭

唐德宗建中四年將軍高重捷與朱泚驍將李日月戰

于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甚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葬屍於城下歸其尸於母其母不哭駡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朱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教子有法

漢書金日磾母閼氏教誨二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其形於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閼氏按二



子謂日磾與弟倫也

勉子盡忠

唐王義方拜御史疾當世附麗匪人以欺朝廷將欲劾奏意必得罪問計于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雖死不恨

助子為政

漢崔寔母劉氏博覽書傳寔為五原太守有善政母助之也

訓子能文

宋虞集母姓楊父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說適成都虞汲生集宋末兵亂汲挈家趨嶺外無書可攜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後集以文翰擅名當代皆楊氏内訓之力也

憂子驟顯

唐潘孟陽初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知子善養

宋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是尚可以干禄乎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禄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

韋母受徒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受周官音義苻堅憫周官之學久廢乃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

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文宣君

房母化民

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化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勸子屬人

世説陳嬰東陽人少修德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吾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若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故史氏謂陵母知興嬰母知廢

責子殺將

唐武宗會昌中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

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為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訓子博學

唐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少孤母商氏躬加訓導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慮子吟詩

唐李賀七歲能辭章嘗命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其中及歸母見所書多怒曰是兒欲嘔出心肝乃已耳

坐中識人

唐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時杜黄裳詣宅母問末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黄裳母曰此人全别必是貴人

牕間聽客

宋張奎字儀學弟亢字儀省其母朱氏親教督二子讀

書客至母輒於總前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殺饌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甞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終身

哀子被汙

史記張湯為御史大夫三長史謀陷湯罪湯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欲子避嫌

吳録孟仁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何不避嫌耶

責子增憂

晉陶侃少為縣吏掌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湛氏母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反增吾憂耳

怒子廢學

宋寇萊公少時頗愛鷹犬因廢學太夫人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輙哭

杖習弓矢

宋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母馮夫人問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

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寵賜冠帔

宋蔡襄母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重玄馭言

唐崔元暐為軍校員外郎其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守此是好消息聞云貨貲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今坐食俸禄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加脩潔

勿累吾此意也

讀范滂傳

宋程仁霸女通經史有氣節適蘇洵生軾轍洵遊學四方程教二子以書每語家人曰二子必不忝蘇門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年尚少請曰軾若為滂夫人許之乎程曰爾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成子勲名

顔氏家訓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湓城時為

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猶籤撻之故能成其勳名

成子德器

宋呂榮公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以冠帶見長者平居雖盛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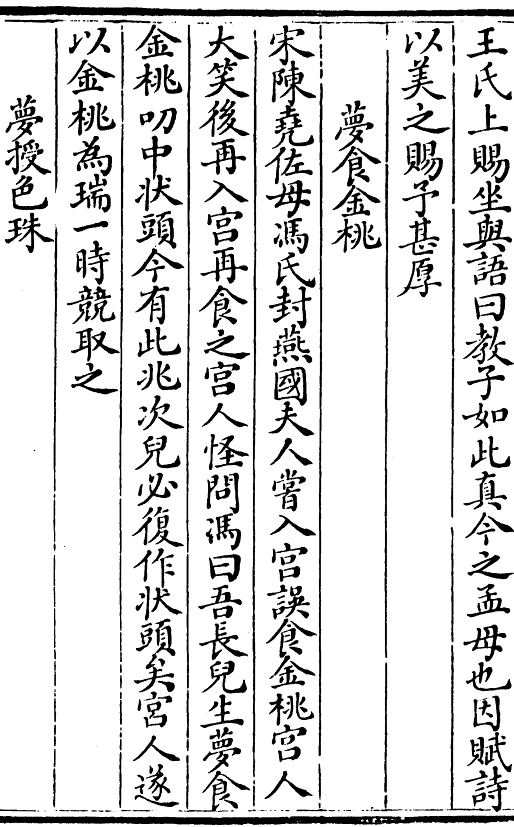
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人

賜詔存問

宋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夫人太宗歎母福壽賜手詔存問搢紳榮之

賜坐與語

宋賈黄中兩受詔知貢舉多簡拔寒俊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召見其母



王氏上賜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夢食金桃

宋陳堯佐母馮氏封燕國夫人嘗入宮誤食金桃宮人大笑後再入宮再食之宮人怪問馮曰吾長兒生夢食金桃叨中狀頭今有此兆次兒必復作狀頭矣宮人遂以金桃為瑞一時競取之

夢授色珠

宋樂史宜黄人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

南唐時舉進士第一入宋復登甲科

繼母

儀禮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傳曰繼母同母也

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大舜完廩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揜之

伯奇挽車

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吉甫惑于後妻逐之乃編芰荷以為衣采楟花以為食清朝踐霜挽車援琴而歌唐韓愈為著履霜操云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跡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孝已見放

尸子曰殷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申生待烹

宋張横渠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既而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廢申生而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公田姬置毒胙中公歸欲享姬止之曰宜

試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姬曰賊由太子太子犇新城公乃誅其傅或謂太子入辯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

供養不衰

家語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乃出之又東漢鮑永字君章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即去之

奉事甚謹

唐柳公權事後母薛甚謹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蘆花代絮

魯閔子騫為後母所苦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蒲䕸貯衣

晉王延後母以蒲䕸與延貯衣姑問之不言夏扇枕席冬以身温之母愛食魚求不得杖之流血延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出水上延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母

感悟於是撫之如已子

繫蜂

周尹伯奇事後母至孝母不仁常欲害奇乃取蜂去其毒繫於衣上故令伯奇見之奇恐蜂傷其母以手取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大怒令伯奇死伯奇遂自縊父命人出其屍手中猶有死蜂父大傷痛恨其妻時人聞之皆為慟哭

視雀

晉王祥字休徵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廬江朱氏生覽朱遇祥無恩忽思欲食黄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黄雀飛入其幕又欲食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臥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庭中有柰始結子母使祥晝視鳥雀夜則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樹而泣

被訟無怨

閻纘後母誣纘盜父金訟於有司被清議所棄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乃解又東漢馮衍子豹年十二後

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受譖不陳

崔衍父倫使吐蕃歸後妻李氏敝衣以見倫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欲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救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譖無入

逐子出外

漢薛包字孟嘗後母憎包分出之日夜號泣逐不能去被責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歲餘父母懸而還之

訟子于公

五代安重榮拜成德軍節度使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劒授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劒而逐之問故乃繼母也重榮怒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織屨給子

漢書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給事太守府為小史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以射策甲科為郎後位至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户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潔供養甚篤

調藥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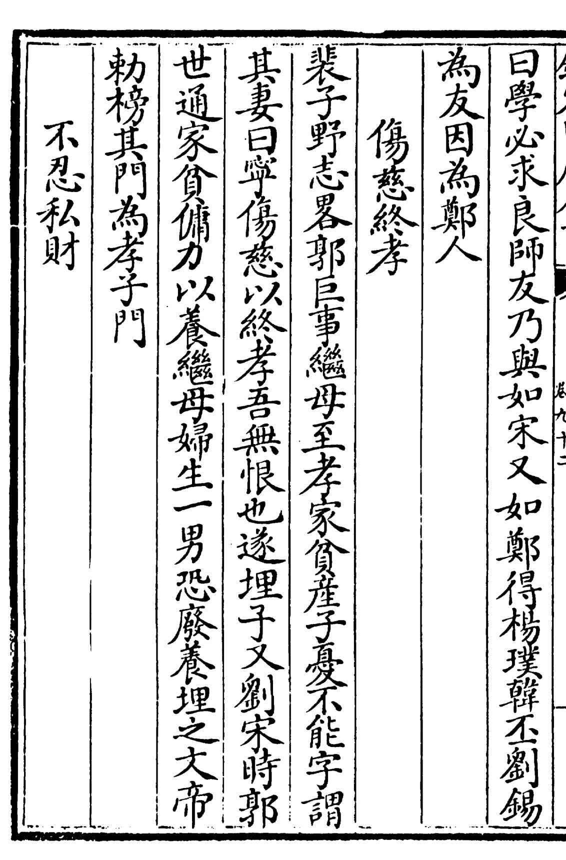
宋程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出母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子興遇病困母親調藥餌恩情篤密久乃瘳興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縣言于郡郡表異其母蠲其家徭四子卒為良士李氏年八十餘卒

從子居官

漢書薛宣字贛君宣有兩弟曰明曰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後毋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毋脩不遣後毋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由是兄弟不和久之注云駮者執意不同猶如駮色之間雜也

為子求師

宋畢文簡公士安字仁叟公少好學事繼毋以孝聞毋



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

傷慈終孝

裴子野志畧郭巨事繼母至孝家貧産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寧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埋子又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養埋之文帝勅榜其門為孝子門

不忍私財

漢楊惲字子幼初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不忍自私

不敢言老

東漢胡廣年八十為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口不言老母卒居喪盡禮三年

禱泉

唐駱賓王靈泉頌并序廣平宋思禮字過庭永州刺史

昉之嫡孫户部員外順之長子毋早亡事後毋徐以至
孝聞調露三年来佐百里俯就微班之列將申返哺之
情時歳亢旱川源堙絶太夫人在遲暮之年有温勞之
疾非濫漿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疴色養既虧
憂惶靡訴俄而廳階之下忽有清泉自生味甘若醴氣
冷如氷非精誠貫于有道純志浹于無私孰能洽冥貺
以通幽導靈泉而致養耶頌曰顧我思極因心感至冥
契動天甘泉湧地泠泠無極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

爾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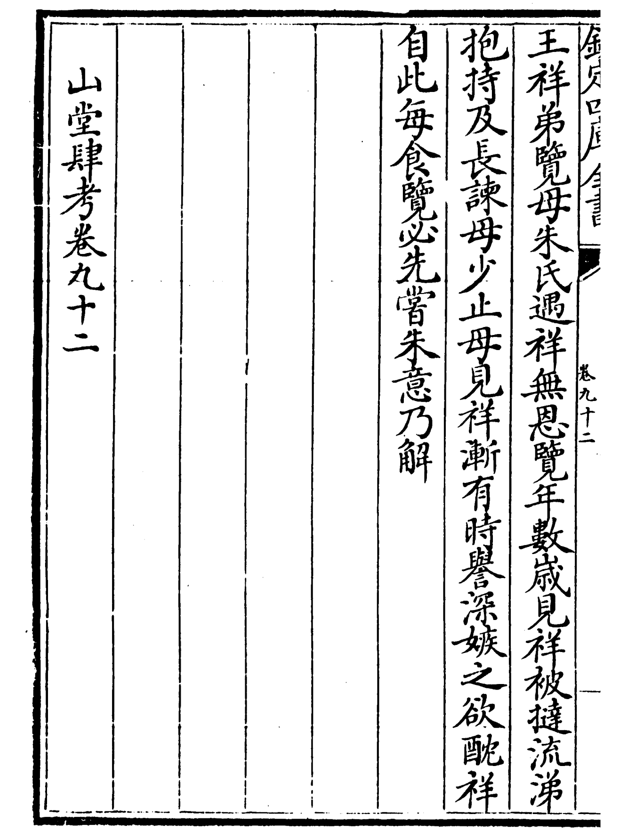
廬墓

宋趙抃喪繼母與弟㧊廬于墓縣令表其里曰孝弟槊闕立表樓鑰為書忠孝之家四字處士孫侔為孝子傳

託疾勸母

楊厚字仲植母與前母之子愽不相安厚年九歳思令和睦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然後改意恩養加篤

流涕諫母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恩覽年數歲見祥被撻流涕抱持及長諫母少止母見祥漸有時譽深嫉之欲酖祥自此每食覽必先甞朱意乃解

山堂肆考卷九十二

山堂肆考卷九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庶母乳母慈母出母保母生母

按庶母謂父有子妾乳母謂父妾乳哺者慈母謂所生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出母謂親母被父出者

少母　已下庶母

朱子語録五峰稱妾母爲少母爾雅婦謂夫之庶母爲少姑

賤婢

史云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不使漱裳

曲禮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注曰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每使進饌

晉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衆時秀年十餘歲客有詣徽者出則必過秀宣氏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母曰微賤如此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又南史崔道固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諸兄所使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嘆美道固母子

而賤其諸兄

截髮供客

晉陶侃母湛氏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資之番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供饌逵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屈節連姻

晉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初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出獵遇

雨止李氏父凡不在絡秀與婢在内宰羊具饌不聞人聲俊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父凡不許絡秀曰門户殄瘁何惜一女子若連姻貴族將來或有大益遂與之生顗及嵩謨嘗曰我屈節爲汝家妾爲門户計爾

求救方朔 巳下乳母

世說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於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可爭爾必欲濟者於將去時但屢顧帝慎勿言或可萬一冀耳乳母至如其言朔侍側因叱曰咄

汝癡耳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乳母活耶帝悽然愍之即赦其罪史記所載又是郭舍人事按禮内則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求救顧況

唐韓晉公爲浙西觀察使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客求顧況營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爲侯

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遽捨之

身蔽公子

韓詩外傳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欲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務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故廢義而行詐哉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君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

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享以太牢且以其凡為大夫

教逐正人

益王元傑宋太宗第五子也王每有過失翊善姚坦輙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韓氏乳母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爲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週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賞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五十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

蘇氏乳母

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州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母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黄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東阜黄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不服喪 已下慈母

禮曾子問子游問于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爲之服是逆古典禮而亂國法也公不忍爲之練冠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不世祭

禮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云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

居于子室 已下保母

禮內則國君世子生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注云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傅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

殯于僧寺

蘇東坡銘保母墓先大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隷蘇氏頺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熈寧十年六月己丑卒葬于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于開元僧寺後八年軾自黄遷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出母無服 已下出母

禮喪服小記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出母不喪

禮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

云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不當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之事也

莫慰母心　已下生母

詩凱風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注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七子作此詩以自責言黄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

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不增母思

吳駱統字公緒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西不顧母泣于後御者曰夫人猶泣統曰不欲增母思乃不顧也

乞追母服

蘇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中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蝴匡蟬綏不

獨成人之弟也按成人之弟見禮記檀弓

迎侍母歸

國史補杜羔有至行其父爲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

伯叔父母　附姪

爾雅釋名伯把也謂把持家政也父弟曰仲父仲中

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又云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禮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朱子語録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蓋記禮者主喪服言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可以世父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伯叔皆從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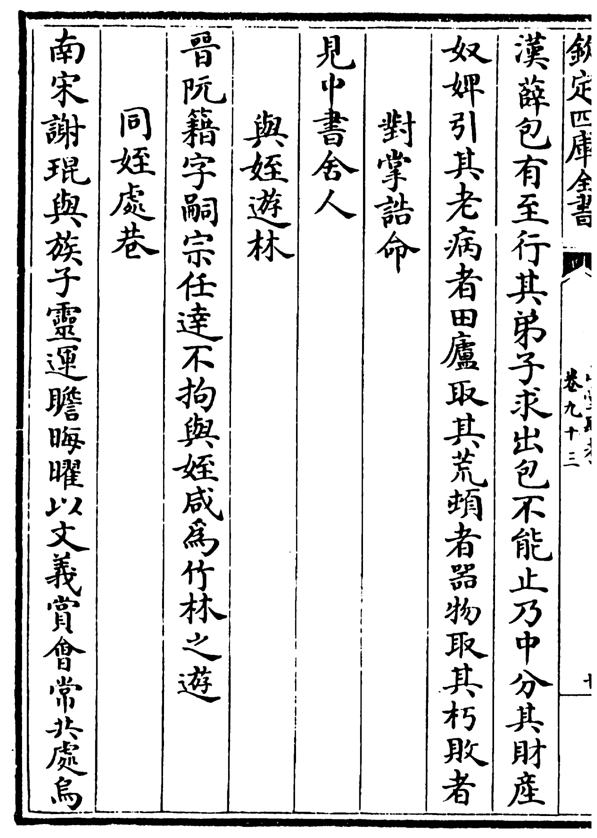
必興吾宗

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南史垣崇祖爲垣護之弟之子年十四有幹畧護之曰此兒必大吾門

必興吾門

唐柳公綽始生之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

中分財產



漢薛包有至行其弟子求出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産奴婢引其老病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

對掌誥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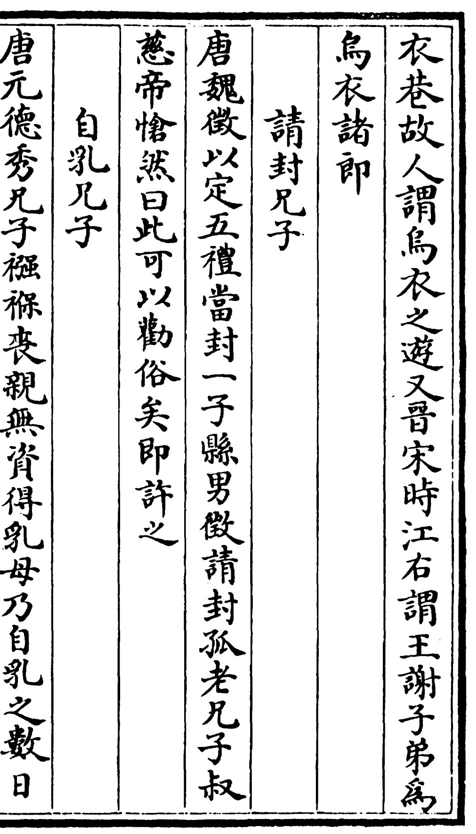
見中書舍人

與姪遊林

晉阮籍字嗣宗任達不拘與姪咸爲竹林之遊

同姪處巷

南宋謝琨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處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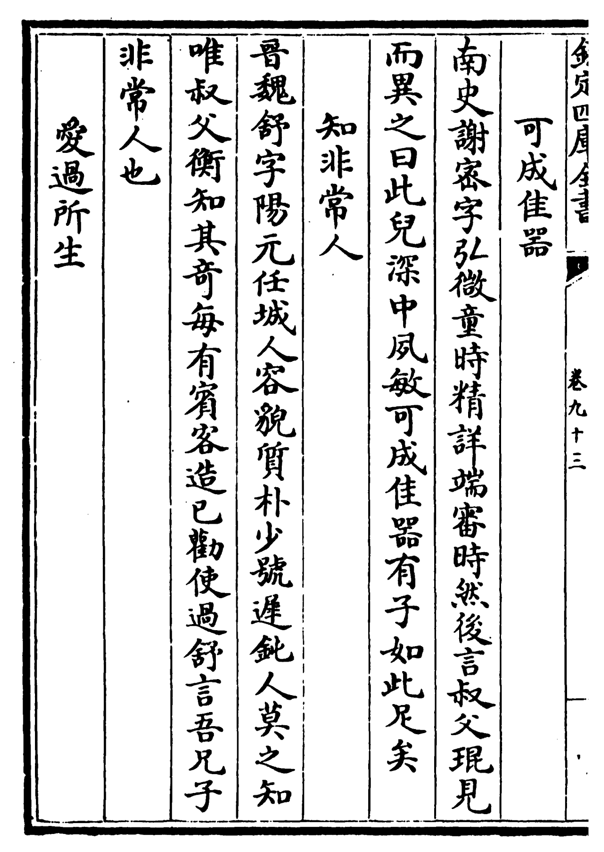
衣巷故人謂烏衣之遊又晉宋時江右謂王謝子弟為烏衣諸郎

請封凡子

唐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老凡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矣即許之

自乳凡子

唐元德秀凡子褓褓喪親無資得乳母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至子能食方止



可成佳器

南史謝密字弘微童時精詳端審時然後言叔父琨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可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知非常人

晉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容貌質朴少號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造已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愛過所生

晋桓南郡玄車騎將軍冲之姪也車騎與送故文武别因指語南郡曰此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寳成人當以此坐還鞠愛過於所生按靈寳玄小字也

慈均所生

趙宏智撫凡子慈均所生

全姪棄兒

晋鄧攸字伯道值永嘉亂攸擔其兒并弟之子綏而逃

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子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我後當有子遂棄兒以去兒隨赶至以繩縛兒於樹去之攸後竟無子及攸卒弟之子代服喪送終時人謂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以子易姪

魏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

感悟兄子

東漢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恭自捶以感悟之兒慙改過

撫育兄子

劉宋謝幾卿超宗子家門篤睦兄才卿卒子孤幼幾卿撫育甚厚以至成立

待姪有私

東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予兄子甞有病

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言姪無度

曹操小字阿瞞少無度叔父數言之於操父嵩操患之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以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

代姪乞命

漢許荆武之孫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操兵攻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乃解劔長跪曰世無狀相犯咎在荆不能訓導兄惟一子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遂委去荆後舉孝廉

戒姪顧名

魏末王昶字文舒名其子曰渾曰湛名其姪曰默曰深又爲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賭姪佩囊

晉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焚之

携姪就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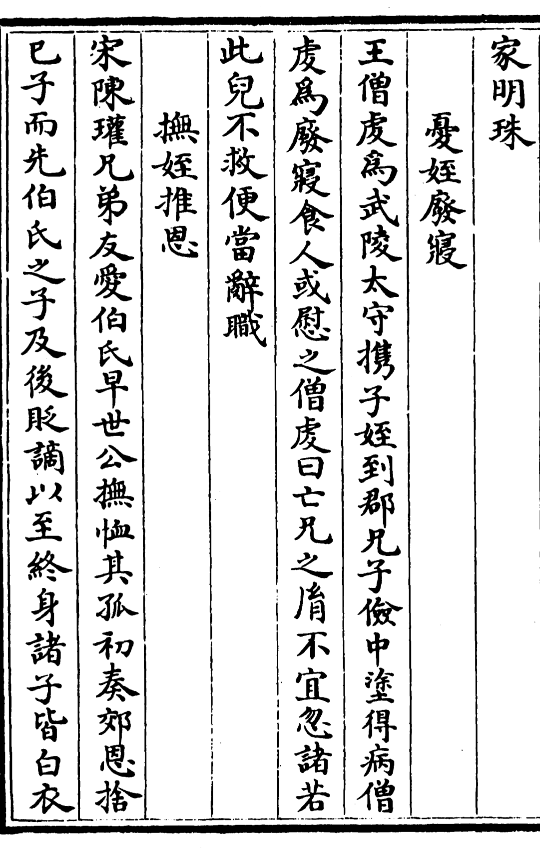
晉郗鑒字道徽遇永嘉之亂窮餓鄉人重其賢行共食之郗常携兄子邁與外甥周翼往就食鄉人辭不能兼濟乃獨往密含飯于兩頰歸吐與二子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至剡縣令鑒至司空加侍中

命處室中

北史楊愔幼時庭有柰樹實落羣兒爭之愔不動獨坐季父暐大嗟異謂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嘗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又叔父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

常置座側

宋書劉穠七歲屬文叔父瑱常置座側謂賓客曰此吾



家明珠

憂姪廢寢

王僧虔爲武陵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人或慰之僧虔曰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辭職

撫姪推恩

宋陳瓘凡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撫恤其孤初奏郊恩捨己子而先伯氏之子及後貶謫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

未嘗有不湍之意

杖姪穢素風

晉謝安嘗詣陸納納兄子俶密作食供之納設茶果俶下精飯食罷納大怒杖俶四十曰汝不能光我叔父而乃穢吾素風

讓姪主家事

元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

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

知姪富貴

沈約宋書宗炳問兄子宗慤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户

諭姪謙恭

司馬温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疾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于其間如一黄葉在烈

風中幾何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凌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于汝輩而汝輩亦不如人也

拒姪求官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其求

攜姪訪師

蘇東坡詩獨攜三子出古刹訪禪師高談付梁羅詩律對阿虎按三子謂蘇子由子遲适遠也梁羅遲小字阿虎即虎兒小字也

勸學

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輒進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

三徙以成仁曹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乎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學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號玄晏先生

授經

唐薛播早孤伯母林氏通經史善屬文授經與諸子因及播兄弟

推讓田宅　已下姪

東漢張禹字伯達推田宅與伯父自爲寄止

經理生業

劉宋黄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絶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

田宅僮役廳屬弘徽弘徽一無所取自以私禄葬東鄉君

與叔寒温

世說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脱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問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按王湛字處中嘗爲汝南內史時稱王汝南

因叔憂悴

隋楊約坐事免官姪玄感與約恩義甚篤煬帝謂曰公此憂悴得非爲叔乎玄感再拜曰誠如聖㫖帝徵約入朝

稱叔不癡

晉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輕之唯父昶異焉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竒趣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湛送出門濟從騎有一馬難馭無能騎者請

騎之湛回策如素濟益嘆其難測既還見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嘆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輙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由是顯名

救伯免難

孔帖安禄山亂杜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立爲賊所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

孝事伯母

三十國春秋晉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

又宋舒亶知臨海縣民有醉逐叔母者亶執之而斷其首投劾而去因題壁曰一鋒不斷兇渠首千古誰知將相才時王荆公當國奇之爲改調官至御史裏行

恩報叔父

魏王基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封二百户賜叔父子喬爵關内侯以報叔父

公姑媳婦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于舅姑事姊妹也義故順可移于娣姒居家理故理可聞于六親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後世矣

尊章

廣川王傳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尊姑也

君舅

爾雅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

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飲食必嘗

禮内則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衣衾不傳

内則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注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

輙移置他所也

有命敬對

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

每事必請

內則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于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注云老謂傳家事于長婦也

佐餕

内則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冡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注云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

餕食

禮郊特牲婦既嫁厥明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注云盥饋盥潔而饋食也

如事父母

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

無異男女

顔氏家訓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

問燠寒

內則婦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

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扶持之

嘗藥

六帖莊淑公主事舅姑以禮聞姑寢疾不解衣藥糜不嘗不進

諭子留婦

列女傳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內孟子不恱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户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于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爲舅求官

見東宮官

夙夜劬心

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按昭漢班彪之女適曹壽世叔早寡凡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章

夙夜勤事

孔六帖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

傷貧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園内姑盜殺食之妻對面不食而泣姑恠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被譴

輟耕録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駡趙氏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鞭婦

見刑部尚書

乳姑

唐崔瀣曾祖母長孫氏年八十無齒不粒食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梳洗拜姑於堂下即升堂乳其姑姑

賴其養數年康健一旦姑病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從舅姑言

穀梁子曰禮送女父誡之曰謹從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從汝姑之言

行舅姑禮

見公主

撰集遺令

班昭年七十餘卒有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按昭子曹慤丁氏慤妻也

不忘先言

東漢鮑宣字子都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節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修行婦道後宣爲司隸校尉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問少君曰太

夫人寧復記挽鹿車時否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豈敢忘乎

市味遺姑

東漢姜詩字士游事母至孝母好生魚及江水妻龎氏嘗泝流而汲值風浪不得而還母渴詩責妻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味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鄰母告其故姑感慚呼龎氏還

冐刃救姑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甞有盜夜至其家人俱逃走惟姑年老不能移賊欲殺之盧冐白刃往救之姑曰歲寒知松栢今乃見婦之心

娣姒皆畏

六帖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娣姒皆畏之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

公姑皆賀

唐盧徹爲吉州剌史一女有幽閑之德馬暢求之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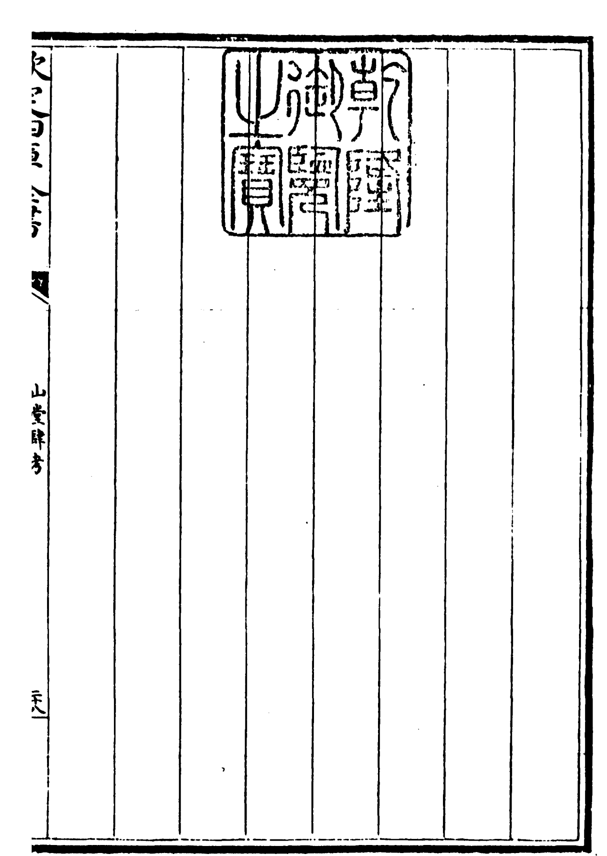
曰祥女入門而媪御皆喜公姑皆賀

獻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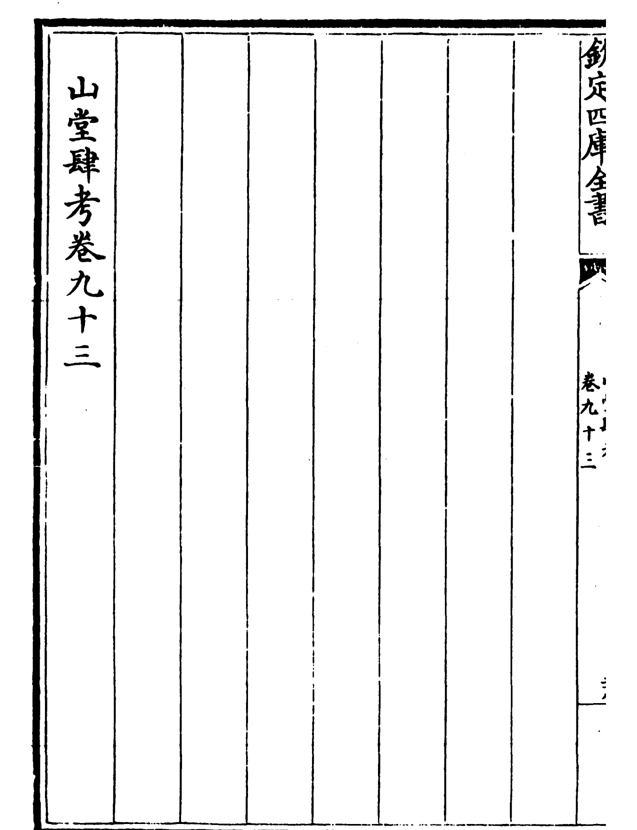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者舅姑在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敢先嘗

守肉

蒯通曰臣之里有婦其姑使守肉夜亡其肉姑以爲婦盜逐之後有里母束緼請火曰昨暮犬得肉鬬相殺請火以治之姑慚追其婦還



乾隆御覽之寶



山堂肆考卷九十三

山堂肆考 卷九十三